

法语 le misérable 意为悲惨的人、贫苦的人。用了复数形式，Les misérables 就成了雨果名著的书名——《悲惨世界》。“世界”二字译得多好！否则，“许许多多悲惨的人”之类的译法，会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这两个字，最初是苏曼殊想到的，他把书名译作“惨世界”。而后李丹等译者改为“悲惨世界”，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法语的 mot，相当于英语的 word。法国哲学家、文学家萨特写了一本小小说，名叫 Les mots，译成英文就是 The Words。（顺便说一句，英文书名中，每个名词的首字母都要大写。法文的书名，可以这样做，也可以不这样做——而且好像很多作者倾向于不这样做。）曾有人把书名译作“词语”，看了很容易以为那是一本语法讲义。施康强的译本出来，让人眼前一亮：《文字生涯》。一辈子跟词语打交道，不就是



闲读抄

## 书名的困惑

周克希

“文字生涯”吗？多传神！巴尔扎克的小说《贝姨》，原名是 La Cousine Bette，直译就是“堂妹贝特”——cousine 是个很困扰译者的词，表姐、表妹、堂姐、堂妹、姑表姐妹、堂表姐妹……到了法语里，都是 cousine。这样一来，他们是方便了，中国的译者可就头大了。现在这个贝特，从小说的上下文可知，她是于洛男爵夫人的堂妹，所以书名若译作“堂妹贝特”是完全不错的。而傅雷别出心裁地借用小辈对贝特的称呼，把书名译成《贝姨》，堪称高招。另一本《邦斯舅舅》，情况是类似的，傅雷把 Le Cousin Pons 译成“邦斯舅舅”，干脆利落，浑成得很。

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很有名。像我这样不懂日语的读者，也知道这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。中译本有两种译名，一种是“人间失格”，在我们外行看来，似乎是“零翻译”。另一种是“人的失格”。懂日语的朋友告诉我，日语中“人间”有两个基本释义：人；世间。它做“人”讲时，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。周作人当年写给鲁迅的信上说“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”，这个“人间”就含有“在社会上讨生活的人”这层意思。

好吧，“人间”我就把它看作“具有(区别于动物性的)社会性的人”。那么“失格”呢？它恐怕也算不得地道的中文吧。后来看到了英译本的书名 No Longer Human(不复为人)，心里有所触动。及至看到译者在前言中的说明，更是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其中这么说：书名直译的话，可以译作 Disqualified from Being Human(失去做人的资格)。

清晨，阳光还带着几分冬日的慵懒，透过稀薄的云层，洒落在小镇的青石板路上。街边的店铺多数仍未完全苏醒，卷帘门半开半合，偶尔传来几声锅碗瓢盆的轻响，那是店家在为新的一天做准备。

走着走着，一副尚未张贴的春联映入眼帘。那墨色在阳光下发着柔和的光芒，笔锋苍劲有力，每一个字都仿佛拥有了灵魂。一位老者从屋内走出，他身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棉袄，脸上洋溢着和善的笑容。

“小伙子，对这春联感兴趣？”老者的声音饱含着岁月的沧桑，却又透着亲切。

“是啊，大爷，这字写得真好，一看就是耗费多年功夫练就的。”我由衷地赞叹。

## 走街转巷看春联

刘文方

老者微微一笑，眼中闪过一丝自豪：“我写了大半辈子春联啦，每逢春节，就盼着能给邻里们写上几句，让大家都能沾沾过年的喜气。”说着，他拿起春联，准备张贴。我赶忙上前帮忙，原来老者年轻时是村里的教书先生，这些年来，尽管村子里购买印刷春联的人越来越多，但他依然坚持手写，只为留住这份传统的年味。

转过街角，一阵欢快的笑声传来。原来是一群孩子围在一位大叔身旁。大叔面前摆着一张略显陈旧的桌子，上面放置着笔墨纸砚，他正全神贯注地挥笔书写，不一会儿，一副充满童趣的春联便诞生了：“童趣满院笑声甜，福



金蛇狂舞起宏图(局部) (纸本设色) 戴敦邦、王悦阳

运盈门春日暖”。孩子们兴奋地拍着手，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问道：“叔叔，您能给我写一副有小兔子的春联吗？我属兔。”大叔笑着点头，稍作思索，落笔写下：“玉兔携福辞旧岁，瑞蛇纳吉启新程”。

午后，阳光越发温暖，街巷里的人也渐渐多

了起来。大人们提着年货，孩子们穿着新衣，欢声笑语在每一个角落回响。一位年轻的妈妈正带着孩子挑选春联。孩子大概四五岁的样子，指着一副春联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妈妈，我喜欢这个，上面有好多小花。”

不禁想起父亲也是写春联的高手，他的字龙凤舞，笔力雄浑。早年每到年关，家里的桌子上就铺满了红彤彤的春联纸，父亲挥毫泼墨，我们兄弟几人在一旁帮忙接对联、叠对联。父亲的春联写得出色，声名远扬，附近好几个村庄的人都来找他写。

那时母亲也还在世，她总是提前做好贴春联用的糨糊。我们兄弟几人就高高兴兴地拿着春联，贴在自家的门窗上。再后来，父亲年纪大了，也常年疏于练笔，早已不手写春联了，母亲的身体也每况

笋是最具江南调性的蔬菜之一，是蔬菜里的知识分子，有隐士风，东方属性非常强烈。西方人对笋基本没有概念，竹子是生长在中国的原生植物，在西方传统作物中没有竹子，以至于翻译成英语时，“笋”成了“竹子的嫩芽”。

早在《诗经》就有笋的记载“维笋及蒲”，当时笋已被视为上佳的菜蔬，从两晋南北朝开始，关于笋的记载已在文献里井喷，贵族士大夫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着力营造超然脱俗的氛围，他们对笋有着特殊的价值观层面的推崇。苏东坡欣赏竹的气节和美味，“好竹连山觉笋香”“相携烧笋苦竹寺”这类生活流诗句不在少数。黄庭坚和陆游都爱吃苦笋，以示他们高雅的修养与抱负。李渔说：“笋之为物，不止独行并用，各尽其美。”可见笋真是日华之胎，气质高级，最易被人格化。

据统计，全中国最爱吃笋的人数和讲究程度，上海排第一，杭州第二，苏州第三。而这三地正是江南的翘楚。古往今来，烟雨江南是个让人有莼鲈之思、在宦海浮沉后梦想退思隐逸的情感区域。尽管从面积上，江南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三分之一，却似乎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好的全部幻想和终极追求。其实江南崛起非一时之功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渐进式显现。长江时代的南京、运河时代的扬州、钱塘江时代的杭州、太湖时代的苏州、海洋时代的上海，在各个历史时期轮番带动区域经济发展，推动城市文明的进程。

油焖竹笋是江南笋菜的代表，在早春很金贵，春色渐浓则身价下跌，但用虾籽酱油烧，依然十分曼妙。有著名网站曾网评海外游子的“梦中情汤”，腌笃鲜位居榜首。江南还有雪菜笋丝黄鱼汤、荠菜春笋炒年糕、三丁包等名吃，笋在其中都是重要华彩。此季的塔菜冬笋是江南人餐桌上的常在，浙江桐乡的油墩子里都放笋丁，将嫩笋尖做成小包装零食的，几乎唯有江南了。

浙江人一年四季都吃笋。杭州雷笋、

丽水毛笋、衢州龙游竹笋等品种不胜枚举。据说在春笋最旺的季节，杭州人一天能吃掉50吨笋。最能证明自己是浙江人的野趣，不是露营，不是烧烤，而是挖笋。

宁波也多产笋。春季毛笋个头硕大且细嫩脆甜，用来做笋烤肉，是老宁波味道。宁波女作家苏青笔下的盐烤笋，读着实在可口。蒋介石到中国台湾后，26年间，他的午餐和晚餐，必须有一小盘用浙江奉化老家竹笋制作的盐笋。

鲜笋保鲜时间极短，隔夜再吃就有隔世感，于是笋干应运而生。宁波奉化羊尾笋干最合我意。将嫩笋在盐和火炕中烘烤3小时左右后均匀摊放在火炕的竹匾上，温度湿度和火候需要非常微妙，匠人们常常要在火炕边侍弄一整晚，方能得到最佳状态的羊尾笋干。奉化已将羊尾笋干腌制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在我看来，用它炖鸡汤比用火腿炖，更加清新雅洁。

除了苏浙沪皖，中国爱吃笋的省份还不少：广西也算一个，去桂林时我一出机场，空气里类似泔水的味道，伴着南方湿热的风吹入鼻腔。这是桂林米粉中最重要的配菜——酸笋的味道。那种刚刚好的酸臭味，对于广西人来说就是家乡味；福建也是吃笋大省，其中三明被誉为闽笋之源，三明人还发明了全笋宴。建瓯还是中国最大的冬笋和笋干集散中心；在江西湖南，用冬笋炒腊肉是最普通的小炒；还有云南，我在西双版纳吃过甜笋刺身、苦笋火腿汤和酸笋煮鸡。云南笋菜，与云南的绝大多数风物一样，带着斑斓奇幻的色彩。

这些年网购发达，苏杭春笋很快就能到达北京，每年春天，北京高级馆子都会推出价格不菲的春笋料理。不过出了山海关，笋菜就不多了。在大多数北方人看来，笋不是一种随和好侍候的食材。我去过东北多次，只在辽宁丹东吃过笋拌贝丁。辽东半岛多海鲜，鲜贝与南方的肉丝档次差不多，贝丁抓了一大把，笋只点缀了一点点，还是罐头笋。而到了西北，笋仿佛成了一种传说。

我有一个要好的常见面的朋友，利用假期去了很远的地方旅游。我习惯了有她陪伴的日子，颇有些寂寞之感。好在现在联系方便，她不发朋友圈，倒是经常给我发些图片与简单的笔记，给深度宅的我带来些远方的气息。

## 窗内窗外

周春梅

我曾跟这位朋友感叹自己生活世界的窄小，常常是在自己家中那个小小的窗口眺望世界，担心我的世界是否也会因此变得窄小。她安慰我说，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视角，坐在自己的窗内眺望世界，世界的小或大，取决于心胸与视野，而非静守蜗居或游历天下，顺便推荐我看看林徽因的散文《窗子以外》——这位著名的民国才女可绝非只有大家熟悉的美貌与八卦。



其实她所去的地方，是我在小说和电影中经常流连之处。那些碧海微澜、湖光山色、古刹名胜，陪伴了我一年又一年，只是与现在的那片时空相隔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之久。比如她发给我的一片澄澈的碧海，就是我反复观看的一部电影中贯穿始终的背景。多年前的那片海，在如

春节的灵魂在于年味。年味最人间烟火气，其中聚人气、讨喜气、沾福气是年味的底色。这是春节最扣人心弦的地方。因人人有所盼，生发出各色年俗，不变的是都规训着人之行为，既清明了四季，也明朗了岁月。

富川，一个以瑶汉为主体民族的聚居地。这里有一项春节习俗，称为“富川上灯炸龙灯”。2014年“富川上灯炸龙灯”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。富川上灯炸龙灯，源自何时？有说，源自明万历年间，也有说，可追溯到宋朝。目前暂无定论。确信的是，这一习俗由来已久，富川古明城则是滋养它的沃土。

富川，古属百越之地。汉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

年），始置富川县。富川古明城，实则富川旧县城。据清乾隆《富川县志》记载：“古明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（1396年）。”至今已有629年的历史。

每年正月初十到正月十五“富川上灯炸龙灯”如约而至。正月初十当日，头一年家中诞下新生儿的家庭，都会选一盏花灯前往自己街道所在的神楼于零点悬挂花灯，为新生儿祈福。悬挂花灯的人，俗称“灯头”。一般灯头会在正月十五零点到来之际“下灯”。从富川古明城内有迎恩街、福寿街、镇武街、岭头街、仁上街和衙门街6条街。每条街的隘口都会有属于自己街道的“神楼”。每到正月初十上灯日，这幢楼因被挂满花灯，有了“灯楼”的美誉。

一盏盏花灯，代表着一个个新生儿。街坊邻里会因自己街道挂满花灯而欣喜，会一起诚挚地为新生儿祈福。50多岁居住在古明城的陈姑姑说：“如果所在街道当年新生儿少，灯

## 吾家有喜添花灯

苏娟

头少，会有4人邻里组队，一起帮助灯头提前打扫“灯楼”，筹款采购香纸炮竹等用品。从旁协助的人，俗称“守侍”，由街坊邻居轮流产生。”可见，互助是古明城的精神。一家添了被当作整个古明城的喜事庆祝，新生儿得众人守护与珍视，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生生不息”的一种生动表达。

各个“灯楼”被花灯点亮，每条街的“神龙”也就“苏醒”了。正月初十上灯到正月十五下灯，其间俗称“暖灯”。暖灯期间的每个晚上，每条街都会派出自己的舞龙队，首先去拜楼，为新生儿祈福。随后，会游街，为每家每户带去福气与祥和。舞龙队，一般有十来人不等。舞龙头的人为已婚人士，舞龙身的必须未婚，掌龙尾的则是整个舞龙队年纪最小的。龙队的组建是充满智慧的，老中青共舞神龙。彰显了每个年龄层的人，都应肩负责任与饱含大爱。进而在仪式中完成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育与传递。

春节期间，古明城的民众用一盏盏灯，燃起了希望，用一条条龙，舞出了精气神，响

彻夜空温暖全城。古明城每条街道的舞龙队，会在正月十五当晚从各个门楼伴着爆竹声飞跃而出，龙队会在更广大的空间舞动奇迹。近年来吸引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民众。万人共祈“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”的文化景象照进了现实。这一刻，富川上灯炸龙灯，成了紧密四面八方民众的纽带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价值符号。古明城的花灯与群龙镌刻的美好品质，是富川春节永恒的光亮，也是中华优秀春节文化中璀璨的存在。

作为写作者，我坚定地拒绝AI。我曾写过多篇怀念我父亲的小文，我几乎从头至尾每篇都是含着热泪写完全稿的，写至特别伤心处，我多次只能搁笔，待心情平复后才能续写。脑海里涌动着生活中无数真实又难忘的画面，是AI难以描写及达到人类情感的多面性与表达力。

AI技术固然有许多便利与快速成文的优点，但诸多弊端也不容忽视。特别想提醒一下莘莘学子，别太依赖AI，写作还是要用心融入自己切身的体会和情感，才能打动读者。大家以为呢？

## 一可以写得更好吗？

李慧冰

AI与各领域的结合，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写作领域也不例外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，引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替代人类作家？

AI写作展现出了一定的便捷性。比如它可以根据设定的主题，快速生成一篇文章，或给到它一段文字，AI能延伸出一些情节来续写故事。然而，它在完全取代人类笔触上，仍存在不少局限。首先，AI缺乏创作力和情感的共鸣。写作需要表达内心深处情感与思想的碰撞。人类作者能通过文字传递情感，表达观点，形成独特的人格风格。AI却只能模仿一些部分特征，刻板得犹如运用数理化中的公式一样。AI能生成一首诗，但一切都是模式与机械的套路。人类作者能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深入的思考，创作出具有深度与广度的作品。AI多局限于表面的描述和大数据的拼凑……

个人认为，AI仅是当下崛起的一种较为新颖的人工智能模式，它没有人类血管里流动着的鲜红血液，更没有人类大脑奔涌着的复杂思想情感。

## 十日谈

非遗里的中国年 责编:吴南瑶